

澳華新文苑

第1159期

繁花落盡說《繁花》

聞濤

中國社會正在進入一個快速轉型期。雖然目前還居世界第二經濟體的地位，但是隨著外部環境和人口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減速，社會環境惡化將不再是一個不可能的趨勢。隨之而來的文化衰落也將是無可避免的過程。紅色文化作為一種為設計的工具文化，一旦失去了權力的支持，就會瞬間土崩瓦解，甚至遭到清算。而權力失去了經濟發展的基礎，將會是千瘡百孔破爛不堪的。非自然形成的文化的最大弱點是缺乏生命力。

就在這個當口上，王家衛的《繁花》橫空出世，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這一過程想來大家都剛剛經歷過，在此就不再贅述。無論是王家衛的影視劇還是金宇澄的小說《繁花》，雖然在內容上有很多的不同之處，把宏大敘事變成了零零碎碎的生活片段，小說《繁花》就是這樣一種碎片化的敘事結構。但是從文化版圖上宏觀地分析《繁花》的定位，其本質是來自於同一文化板塊——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是一種起源於上海開埠以後逐漸形成新穎文化。其特點是尊重多元化與個性、兼顧個人和社會利益、以契約精神為主導、理性的、隨和的、較成熟的商業文化。首先是尊重多元。在上海，可以體會到人和人之間的多元化。比如一個團體內即使有很多爭鋒相對觀點，人們也能和諧相處，因為上海文化尊重人本身的多元化。

可以說王家衛的《繁花》是海派文化的重新崛起和復歸的標誌性事件。《繁花》是王家衛對海派文化的重新詮釋，其影響力超越一般人的想像。隨之而來的衍生產品，也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溢出效應正在顯現。比如上海的文化旅遊，上海街頭小吃正式進入大飯店的菜單，滬語版的抖音视频如雨後春筍，在社交媒體上出現頻率暴增。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門逐漸打開，大量的資本進入了大陸。隨著資金流入，文化進入也是不可阻擋的。八十年代港滬台文化的北上，很快就攻策略地，勢如破竹。中原黃土文化、京津冀文化，東北文化在紅色文化的領導下，多次反擊，但最終卻是鐵羽而歸。張藝謀的電影《大燈籠高高掛》也不過是中原文化打著江南文化的幌子，而進行的一次反攻。

王家衛作為香港上海人，代表著正在衰頹中的港滬文化向重新崛起的海派文化的靠攏和融合。中原黃土文化的衰落是無可避免的，它既不能滿足娛樂，又不能反映歷史，更不能感受現實。

也許新的海派文化正在崛起和壯大之中。紅色文化是黃土文化與外來的馬列主義文化的人工合成物。而海派文化是江南文化與外來的基督教文化的一種有機結合物。都是雙異體，但是本體和殖入基因有很大的差異，其結果也就大相逕庭的。

綜觀歷史，北方軍事強悍，南方文化強大。通常北方軍事上侵略南方，而南方文化上征伐北方。

西方文化的進入，使得本土中原文化的代表者們既欣喜又害怕。欣喜的是奄奄一息的黃土地，雖然曾哺育過中華民族千年，但已力竭氣盡，難以為續。五百年來對世界文明的發展的重大發明，竟然沒有一件來自此地，令人扼腕嘆息。只有當西方以基督教文明為代表的文化進入中國後，中國才逐漸向現代國家靠攏。

紅樓人物雜詠

James Zhang

寶玉
娘炮當真華蓋人，金剛害了雷晴雯。
可憐滾滾男兒淚，灑與湘娥作上墳。

黛玉
伶牙俐齒性真純，出口成章七步吟。
正贊敢譏天子臭，偏朝妃子獻殷勤。

寶釵
玲瓏剔透賦詩文，無奈緣薄胡蕩君。
縱有停機不棄德，終歸不是夢中人。

探春
六親不認心不虧，總算作成孽子妃。
不想舟船出海去，蓬萊千里不歸歸。

TOO BLUE TO BE TRUE

Days in Australia (4)

大地留印
一行在澳洲的日子 (四)

Premier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New South Wales

Fourth Instalment of Too Blue to Be True
I extend my warmest congratulations to the Australia Chinese New Arts Society on the release of their latest book, Too Blue to Be True.

This is the fourth instalment in a collection that celebrates our thriving Chinese diaspora.

It features stories by Chinese-Australian migrants over the last 30 years and is an important chronicle of our cultural history.

That it can be read in both Mandarin and English reflects the experience of so many migrants - of having to learn to navigate two worlds.

I thank all the writers for sharing your stories with us - I am sure they will be of great interest to not only Chinese readers, but the wider community.

My thanks again to the Australia Chinese New Arts Society - for your commitment to keeping your language, culture and stories alive. Our State is richer for it.

I hope this instalment is a great success!

Sincerely,
Chris Minns MP
Premier

■新南威爾士州長Chris Minns先生賀信



《大地留印》第四卷成功出版

《大地留印》系列叢書記錄著我們這一代人的故事，自2019年第一冊發布以來，更多的朋友加入了我們的“大地留印”系列工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我們的故事，構建我們的移民歷史。《大地留印》(四)新書發布會定於2024年6月6日下午2:30~3:30在新州議會大廈舉行。請帶著您當年的夢，跟我們一起回顧走過的路。

澳洲新藝術聯合會即將開展的活動：1、6月6日新書發布會；2、6月8日《作者讀者懇談會》內容還有“圖說我們的故事”；3、7月11日至7月23日，在Chatswood中華文化中心舉辦圖片展；4、7月23日至9月30日，在Sans Souci圖書館舉辦精選圖片展。這是一個持續性不斷更新的展覽。

評方白《金明池·夢仙》

很高興看到方白先生新作《金明池·夢仙》：(《全宋詞》有《伊州曲》，不知何人所寫，以詞記玉環事，今吾取其法作詞記吾夢。)

忽聞天開，輝光炫彩，點與花飛星墜。明月珠，蘭馨露越，《扶來》一曲群巫起。有仙三，布褐玄冠。又微頤，和以清音遙遞。擊節又微頤，意投情合，若入迷茫沉醉。雲日淡、天低畫永，過三點兩點細雨。好花枝、半出牆頭，似恨望、芳草王孫何處。更水繞人家，橋當門巷，燕鶯鶯鶯飛舞。怎得留君長為主。把綠雲朱顏，一時留住。佳人唱、金衣莫惜，才子倒、玉山休放。沉香來、倍覺傷情，念故園情多，新年愁苦。縱寶馬嘶風，紅塵拂面，也只尋芳歸去。

此詞雙調一百二十字，以仄韻強化動感。上闕十句四韻，下闕十一句五韻。

方白先生以豁然開朗、色香迸發之場景為起始：“洞見天開，輝光炫彩，點與花飛星墜。明月珠，蘭馨露越。”

在這眼花缭亂中，實際上非常有層次感，首先大背景是光燦奪目，但並不是光亮一片，而是在這個光亮裡有明暗交錯之影，在這個大背景之下，又點綴了動態的飛花和流星，靜態的明月寶珠。在此目不暇接的視覺盛宴中，又伴隨著嗅覺：“蘭馨露越，自成一擊逸。”

在這樣的一個鋪墊下，樂舞開始了：“《扶來》一曲群巫起。”

我看過方白先生的書《中國原始族群源流考》，我知道他對中國的原始族群的源頭和發展研究很深，其中對伏羲、女媧的考證用力頗多。

《扶來》是傳說中的伏羲之樂，而巫們則是伏羲的女助手，伴

金明池是北宋都城汴京的一個皇家景點，供游玩和觀戰。所以，以“金明池”為題寫游玩和樂舞是非常貼切的。“金明池”這個詞牌，始於北宋秦觀。其《金明池·春游》：

瓊苑金池，青門紫陌，似雪楊花滿路。雲日淡、天低畫永，過三點兩點細雨。好花枝、半出牆頭，似恨望、芳草王孫何處。更水繞人家，橋當門巷，燕鶯鶯鶯飛舞。怎得留君長為主。把綠雲朱顏，一時留住。佳人唱、金衣莫惜，才子倒、玉山休放。沉香來、倍覺傷情，念故園情多，新年愁苦。縱寶馬嘶風，紅塵拂面，也只尋芳歸去。

此詞雙調一百二十字，以仄韻強化動感。上闕十句四韻，下闕十一句五韻。

方白先生以豁然開朗、色香迸發之場景為起始：“洞見天開，輝光炫彩，點與花飛星墜。明月珠，蘭馨露越。”

在這眼花缭亂中，實際上非常有層次感，首先大背景是光燦奪目，但並不是光亮一片，而是在這個光亮裡有明暗交錯之影，在這個大背景之下，又點綴了動態的飛花和流星，靜態的明月寶珠。在此目不暇接的視覺盛宴中，又伴隨著嗅覺：“蘭馨露越，自成一擊逸。”

在這樣的一個鋪墊下，樂舞開始了：“《扶來》一曲群巫起。”

我看過方白先生的書《中國原始族群源流考》，我知道他對中國的原始族群的源頭和發展研究很深，其中對伏羲、女媧的考證用力頗多。

《扶來》是傳說中的伏羲之樂，而巫們則是伏羲的女助手，伴

■新州多元文化部長Steve Kamper先生賀信



CONGRATULATIONS TO EVERYONE INVOLVED WITH THE AUSTRALIA CHINESE NEW ARTS SOCIETY AND IN PARTICULAR THE FOURTH instalment of the book 'Too Blue to Be True'.

Your talent, dedication and hard work have created an important publication that is both entertaining and insightful.

The 'Too Blue to Be True' series collects the migration stories of a variety of Chinese Australians and usefully presents them in Chinese and English. Between them, they are moving, inspiring, wise and funny.

The Society is to be applauded for promoting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through the series and the exhibitions associated with it.

I wish the Society every success as it fosters inclusivity and harmony across our diverse nation through the arts.

有個地方叫天鵝海盡頭

梁曉純

朋友布文是位詩人，也是個釣魚高手，於是有一天，他在魚群頻出的地方，買了一棟宅子。從宅子的陽台上，可以眺望海浪、日落，還有層層疊疊的山峰、叢林和海岸線……

宅子所在的地方還有一個好聽的名字：Swansea Heads——我把它叫作天鵝海盡頭。從地圖上看，它是地處悉尼東部中央海岸地區的海岸線上，在一大片連著海的湖水的東側，向著大洋伸出一個小型半島，其形狀好似一隻美麗昂揚的天鵝，長久地俯瞰著遼闊的大海。在此之前，我不曾來過這裡，只是覺得它是一塊被水域包圍，離群獨處的小地方，與我這疲於奔勞的俗世凡塵中的人並無干係。中央海岸上下已有許多熱鬧非常的旅遊去處，它們足夠我忙不迭地趕去應景了。這次因著參觀布文的度假屋，方得機會到此一游。

去到天鵝海盡頭並沒有預想中那樣的艱難，一路上都是寬敞的柏油車道。下了一號高速，幾經曲折，進入了一個安詳寧靜的區域。循著路標，車子便開到了目的地。

度假屋是一個二層建築，迎面二樓上是一排四個西式拱門，顯得高雅而與眾不同。進了屋我迫不及待地上樓，這陽台正面朝著西方那一大片連著海的湖水。此時已是深秋時分的下午四點多鐘，耀眼的橙紅色的太陽開始西斜，映照得天地一片彤紅，整個世界浸潤在氳氳的氣息中。黑色的山巒一峰高過一峰，向著落日的方向漸漸褪去。層林也被上了一層霞光，一簇簇地錯落在高山空谷之間。朦朧中蜿蜒的海岸線綿綿不絕。西北方向向大海的入口處波濤翻滾，白色的浪尖上閃爍著暗紅色的星光，洶湧著拍打上岸上的礁石。給這原本恢宏靜謐的畫面增添了一處動態美景，異常的迷人。

這時房前又有朋友來到，他們下了車首先興奮地掏出手機對著我拍起照來，原來，我也成了他們眼中的一處風景！

和朋友們寒暄過後，才開始仔細端詳房內的裝飾。

多數人都在向往著詩與遠方，布文自然也是如此，這一點從他的度假屋也可見一斑。顯然，房子是新裝修過的，其內部被主人打造得堪稱上品。格局適宜，華麗而不艷俗，置身其中，令人流連忘返。布文說他以後養老就在這裡了。

第二天清早起床，其他人已經跟著布文到海邊釣魚去了。我便徒步在附近街道上轉了轉。這裡的確是個度假的好地方，空氣清新，是個天然的氧吧。房屋建築疏而不密，並且安靜、低調。社區中心商業街上的咖啡屋小巧別致，晨光下三兩當地人閑坐在門前，啣吸聊

莫言論爭之我見

何與懷

（接上期）真實始終是文學顛撲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文學觸及真實，既將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悉數展示，同時也將自我袒露無遺。筆下是否真實同時也意味下筆是否真誠，真實不僅僅是文學的價值判斷，也同時具有倫理的涵義。作家把真實寫的洞察力，對真實的正視與真誠，決定作品品格的高低，決定作品擁有力量的大小。莫言的作品充分證實了這一點。他的作品確確實實出現於許多社會陰暗面的揭露，那犀利筆觸記錄的，是文學作品，更是中國半個世紀歷史風雲跌宕起伏下的人間百態。正是這樣大膽地直面人性的逼真描寫，才讓作品擁有了靈魂。

五、被讚獎頒獎辭譽為莫言“最卓越的小說”的《豐乳肥臀》是一部波瀾壯闊的民間史詩性大書，表現莫言的“狂妄的野心”。

在給莫言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辭中，《豐乳肥臀》被譽為莫言“最卓越的小說”（most remarkable novel）。

的確，莫言1995年創作的這部長篇是一部從抗日戰爭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後的波瀾壯闊的民間史詩性大書。全書主要刻畫了一個偉大母親形象，這位母親上官魯氏悲劇色彩的一生，是莫言對大時代背景下母性親情與現實利益強烈衝突的形象化展示。

莫言在作品新版自序中寫道：“書中的母親，因為封建道德的壓迫做了很多違背封建道德的事，政治上也不正確，但她的愛猶如澎湃的大海與廣闊的天地。”為了可以生下兒子，魯氏不惜與六名不同的男子發生關係，其中除了魯氏的姑父，還有土匪、郎中、屠夫、和尚、逃兵。可惜依舊沒有生下兒子，此時的魯氏已經懷過七個孩子了，整個上官家族和魯氏自己都期盼著有一個兒子降臨。幸虧最後生出來一個兒子，但是這個孩子依舊不是上官家族親生的，是上官魯氏和一名國外的牧師所生，這一胎生下了雙胞胎，一男一女，

姐姐取名為玉女，弟弟取名為金童。上官金童的出生可能是這個家族希望的開始，在家裡備受寵愛，但也給這個家庭帶來巨大的災難。位於故事中心的，是母親那位承載苦難的民間女神。母親用奶水養育女兒和女兒的子女，在戰亂中保護孩子們避難、逃荒……大起大落中，母親始終堅強的河床承受著一切，保護著一切，見證了戰爭與飢餓，也見證了荒唐與揮霍。

上官魯氏這位飽經苦難的母親和她的八個子女構成的龐大家族中，七個女兒跟著她們愛上的男人加入不同的政治勢力，姐妹親屬貫串體現了中國二十世紀上層政治權力和低層社會民間勢力。莫言通過描寫家庭來反映中國政治氣候的變遷，也表現了他對於女性的愛戴、同情和贊頌。讀者發現，在這裡，愛與欲、生與死、鮮血與肉體、飢渴與奢侈，都以超自然的能量爆發出來，二十世紀中國的瘋癲歲月在這個龐大家族的內部投射出角逐與撕殺、親情與背叛、犧牲與冷血、榮耀與恥辱。

小說中，對毛澤東與想天開在1958年搞的“大躍進”，莫言重現了當年許多匪夷所思的事情。他挪揄革命派妄圖拿公兔給母羊配種的偽科學配種，而在當時，凡對此類事情表示懷疑的人都會被打成右派。小說的結尾為新資本主義勃興的九十年代，那時候某些靠出售美容品發了大財的騙子們仍妄圖通過雜交的方法養出鳳凰。

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的大飢荒，書中更有許多令人難離的細節描寫。“當女人們餓得乳房緊貼在肋條上，連假期都消失了的時候，自尊心與貞操已經不復存在了。”這是莫言在小說中所寫的文字。那個時候，這一家人的生活屬實是沒有任何的希望，想活下去都是難上加難。有一個細節：母親在工房工作的時候，不允許自帶糧食回去，她為了養活孩子們竟然將豆子直接生吞下去，回到家之後再搥吐出來，洗淨之後再給孩子們吃……（未完）

